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一二二回 小義士起身高固始 舊賓朋聚首上襄陽

詩曰： 匆匆別去為誰忙？頃刻天涯各一方。  
不是英雄留不住，心中惟計上襄陽。

且說艾虎同著馬龍、張豹把施俊護送到家，住了兩日，艾虎一定要起身告辭，施俊也並不遠送。幾位爺起身，路上也就無話了。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到了襄陽。至上院衙，艾虎叫他們進去，他們不肯。艾虎一定要讓他們進去，在大庭之外等著。那知道艾虎進去不出來了，一問外邊兩個人是誰，艾虎這才叫他們進來。到了裡邊，給大眾一見，說明了來歷。艾虎說：「幾時去破銅網？」智爺說：「幾時你也別打聽，不許你去。」

艾虎說：「師傅，我五叔疼了我會子，好師傅，你讓我去罷。」蔣爺說：「明天再說罷，不用忙。」仍然又把陣圖參悟了半天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大人親身給預備著酒飯，所有破銅網的人無論大小老少，每人面前三杯酒，都是大人親身給斟。大眾說：「吾等何德何能，敢勞大人給斟酒？」大人說：「不必太謙了。」又預備一桌酒席，把白五老爺古瓷壇請出來，供了一桌酒席，燒錢化紙，奠茶奠酒，暗暗的祝告：「但願吾弟陰靈有感，早助大眾成功。」眾人也過來磕了一路頭，俱都是暗暗落淚。然後大家落坐吃酒。大人說：「你們眾位吃酒，本院不久陪了。」大人歸到裡間屋內去了。

飲酒議論，蔣四爺說：「咱們商量商量，今天晚晌都是誰去？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就聽見：「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」除非智爺沒要去，剩下的全都要去。蔣爺「嗤」得一笑，說：「這些個人全會，上院衙淨剩下大人一個人。咱們去破銅網，王府裡倘若差一個人來，不利於大人。咱們縱然把銅網破了，大人也沒了，誰擔架的住？總得留看家的要緊。按《武侯兵書》說：『未思進，先思退。』從新再商量罷，誰去誰不去。」

飛又太保說：「吾等由君山到此，也不敢造次討差，不敢說辦起大事。些須小事，我等萬死不辭。若要用兵，我們由君山帶了二百名嘍兵，現在小孤山紮定。若要用他們時節，大人早吩咐，好把他們調來助陣。」蔣爺一聽，便道：「鍾兄，我們這裡破銅網之人綽綽有餘，只怕晚間一動手，殺的王府人東西亂躡，怕他們逃出城外，煩勞寨主哥哥帶著二百名嘍兵，過了海河吊橋，把襄陽城四面圍住，就是西面要緊。倘若有越城而過者，務必要將他們拿獲。」飛又太保一聽，微微的一笑，說：「四大人將才吩咐我們在城外頭等賊，小可鍾雄帶領嘍兵在城外等候拿人。城內若有用人之處，還有我四個兄弟；城內若沒有什麼事情，我們就一並出城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寨主哥哥，可不必多心，城裡城外皆是一樣。」鍾雄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出城去了。」鍾雄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們這就要告辭了。」蔣爺吩咐讓拿上盤纏，歡歡喜喜而走。大家送將出去，由此抱拳作別。

出離了上院衙，直奔小孤山。走在路上，於義、聞華、黃壽皆不願意，說：「寨主哥哥，你可全明這個道理？」鍾雄說：「什麼道理？」回答：「這分明是怕咱們降意不實。咱們何苦在他們這裡賴衣求食？還是回咱們山中，作咱們的大王去罷。」鍾雄把臉一沈，說：「五弟！你還要說些什麼？要在山寨上當著嘍兵說出此話，就叫惑亂軍心。」

於義也就諾諾而退，不敢多言。他們奔小孤山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上院衙，鍾雄走後，北俠責備蔣爺行的不是。蔣爺說：「那人寬宏大量，絕不能挑眼。」蔣爺說：「誰去誰不去，早些商量明白。」雲中鶴念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小道不但是去，還要在四老爺跟前討點差使。」蔣四爺道：「你說罷。」魏道爺雲中鶴說：「我情願去至王府，到火德星君殿破總弦，不知行不行？」蔣爺說：「破總弦還非你不行哪！得了，破總弦是魏道爺的事。」盧爺說：「我可去。」韓彰說：「我可去。」徐慶說：「我去。」南俠、北俠、雙俠、沙老員外、孟凱、焦赤、白芸生、盧珍、徐良、韓天錦都說也去。艾虎說：「我也去。」蔣爺說：「不行。徐良有他父親關心，得去。盧珍為他天倫上幾歲年紀，白賢姪與他叔父報仇，也正應當去。韓天錦也不用，頭件不會高來高去，不該去。再說，艾虎，你師傅、你義父去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？講武藝，講韜略，選用你掛心？就是徐良、盧珍、芸生他們雖去，也不讓他們身臨大敵，也就是在木板連環之外，各把占一個方位，若有王府之賊打那方逃躡，就把那方把守之人，按例治罪。」智爺說：「連我還不去哪，看家要緊。」蔣爺說：「對了，連我還不去哪。」北俠又說：「艾虎小小的孩子，此處有你多少叔伯父，你單單的往前搶，你準有什麼能耐？」艾虎敢怒而不敢言，諾諾而退。自此一說艾虎，大家也不敢往前搶了。白面判官柳爺說：「我.....」下句沒說出來，讓蔣爺用胳膊一拐，他也不敢往下說了，說：「我也看家。」小諸葛沈中元說：「我.....」下名也沒說出來，智爺也是拿胳膊一拐，不敢往下說了。餘者的眾人更不敢往下說了。蔣爺、智爺說：「我們看家，看家是要緊。」艾虎心內難受，酒也懶飲了，覺著一陣肚腹疼，自己出去走動去。

到了西房有個月亮門，北邊一片亂草蓬蒿，走動了半天，將要出亂草蓬蒿，忽見打外頭躡進一個人來。艾虎一瞧，是師傅進了西院。東瞧西看，也不知是看什麼。瞧了半天，忽然對著外頭一擊掌，打外頭進來一個人，一瞧不是別人，是沈中元。自己心中一動：「他們什麼事情？」艾虎就在亂草蓬蒿里一蹲，倒要聽聽他們說些什麼。沈中元問：「什麼事情，你把我搭出？」智爺說：「論有交情，就是咱們兩個厚。我聽見說，你要和他們一同破銅網，我故此把你拉了一下。我問你，有寶刀沒有？」沈中元說：「我沒有寶刀。」智爺又說：「有寶劍沒有？」沈中元說：「更沒有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哥兩個對勁，一個增光，大家長臉；一人慚愧，大家慚愧。不立功便罷，立就是立驚天動地的功。」沈爺說：「什麼驚天動地之功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問問你王府的道路熟哇不熟？」沈中元說道：「那是熟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進王府去，奔沖霄樓三層上，把盟單盜下來。可是你給我巡風，盜可是我盜，我可不要功勞。見大人時候，可是說你盜的。我若要一點功勞，讓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沈爺說：「怎麼你起起誓來咧？」智爺說：「我把話說明，咱們彼此都好辦。我是早已和你師兄說明白了，拜他為師哥，我是出家當老道。咱們把盟單盜回去，一睡覺，等著明天他們把銅網破了，王爺拿了，問他們王爺作反有什麼憑據，當時咱們把盟單往上一獻，豈不是壓倒群芳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？這比跟著他們破銅網不強嗎？要奏事，總得把咱們這個奏得頭呢。可千萬法不傳六耳。」

焉知道已傳了六耳了。說畢，兩個人一走。

艾虎在那裡淨生氣，心裡說：「好師傅！有好事約人家，自己又不要功勞。淨知道說我，你們盜盟單。瞧我的罷，不容你們去，我先去。」將要分亂草蓬蒿出來，又打外頭「踏」躡進來一個，趕著又把身子一蹲，見是蔣四爺，往裡張望了半天。一回頭，又進來一個是白面判官柳青。艾虎心裡說：「都是這約會。」柳青問：「蔣四爺，我說要跟著破銅網，怎麼你不讓去？是什麼緣故？」蔣爺說：「你是我請出來的，我要不讓你立點驚天動地的功勞，我對不起你。」柳青說：「我又不願作官，我要什麼功勞？」蔣爺說：「你不要利，難道說你還不要名？你跟著破銅網，不過隨眾而已，奏事的時候，必是寶刀寶劍破銅網，不能單把你的名字列上。我拉扯你立一件大功。」柳青說：「我要同你一處走，又該我吃苦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可不能咧。他們破他們的銅網，咱們去咱們的。我知道王爺睡覺的地方，叫臥龍居室。咱們去到臥龍居室，仗著你的薰香，咱們把王爺盜出來，你瞧瞧是奇功一件不是，可千萬法不傳六耳。」柳青還不願意？兩個人定妥了主意。

二人一走，艾虎越想越有氣：「他們淨會說我，有好事全不找我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

不知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